

郭慕清

(一) 萧珊篇

那一年，你19岁。翩翩的少年郎，面如冠玉，才华横溢，偏偏一双眼睛里盛着这个年纪不该有的忧郁。

你从成都锦江码头乘舟离川，先取道重庆，又自夔门出发，江水浩渺间，游子离乡，惊涛拍岸声中，你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滩。那时的我，黄发垂髫，童稚简单，每日怡然自乐，不知你，更不懂你心中的悲凉。

那一年，你32岁，早已蜚声文坛。我18岁，还是一个青涩的中学生。因为读了你的小说《家》，因为“鸣凤”“觉慧”等生动鲜活的人物，心生仰慕，开始给你写信。那时候很多人给你写信，而我写得最勤，你唤我为“小文友”，你是我心中的神。

既然笔谈如此愉快，为何不面谈呢？一来一往的鸿雁传书已过半年，我在信中“斗胆”发了邀约，还附了一张自己的照片，谁能知道信发出后我内心的忐忑？可是，你这么一个内向、不善言辞的大作家竟然就答应了！真没想到。

1936年8月的一天，在上海南京东路719号的一家小店里，我们第一次相见。你亲切随和，一脸真诚，居然一点都没有大作家的架子。我跟你说倒苦水，

“控诉”自己的父亲因循守旧，告诉你我要离开家，去远方寻找理想，你耐心地开导我，为我分析利弊，字字恳切，声声入我心，我一点点就爱上了你。

你性格克制，我热情如火。我们两个一个像是冬天，一个像是夏天，如此的不同，却因为差异而互相吸引，擦出了爱情的火花。然而，中学毕业，我去昆明读大学，你为了出版事业四处奔波。爱情肆意时，我们偏倚两地相隔。

“竹坞无尘水槛清，相思迢递隔重城。”思念在纷飞的战火中飘荡，我们注定聚少离多，沮丧时，全靠你的信支撑着我。我记得，暑假时，你来看过我两次，短暂相聚时，头顶常传来飞机轰炸声，在废墟和鲜血的残酷环境里，我们越发珍惜彼此执手相伴的时刻。

那一年，你40岁，我27岁。相恋8年的我们，终于要走进婚姻的殿堂。我当时想，你一定是爱极了我！对！就像我爱极了你一样，不然曾坚持不婚主义的你，怎么会让我披上嫁衣？我们都是时髦青年，给亲友印发了一张旅行结婚的“通知”后，就到了贵阳的花溪。这的十里河滩明如镜，几步花圃几农田，很美很美。

那天傍晚，我们踏着落霞而归，在镇上的一家小饭馆里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，在暗淡的灯光下从容地就餐、碰杯。吃完晚饭，手拉手散步，回到住所。在“花溪小憩”里，伴着一盏清油灯，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，就这样平静地结婚了。

没有举行任何仪式，也不曾办过一桌酒席，可我依然觉得我是天下最幸福的新娘。在耳鬓厮磨的喁喁私语中，我感到了宁静的幸福。那一夜，四周没有一声人语，我记得，溪水流得很急，整夜都是水声。

你还在那里，完成了熟思已久的中篇小说《憩园》。

花溪之于我们，是刻骨铭心的。

结婚第二年，抗战胜利，我们怀揣激动的心情，欢呼雀跃地回到了上海，在震飞坊59号3楼定居下来，结束了漂泊和分隔。没过多久，我们的女儿小林出生了，可爱的女儿让人越发体会到家的温暖，你再也不喜欢四处奔波，一门心思留在上海，守着我和孩子，你说“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”。我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呢？这是多么难得可贵的相聚呀。

婚姻28年，我们相濡以沫，互相关心扶持，心心相印，不曾拌过一句嘴。因为有你，我觉得我的人生是圆满的。

在艰难的岁月里，你被打压，我知道你跟我隐瞒了无数次遭遇的非人待遇，你有时会跟我说，“日子难过啊！”日子是难过，可是我总充满希望，总在想，黑夜或许很长，但终将过去，就像路再长也会有终点，雨再大也会有停止的时候，乌云再厚也不能永远遮住微笑的太阳，不是吗？我不断给你打气，“日子难过啊，要坚持下去啊！”

顽强的你，坚持住了，而我却病倒了，直肠癌，人生就是这样无常。

你在五七干校劳改，每天请半天假去看我，陪我说话。我知道，我的日子不多了，可这辈子，我爱你还没有爱够，你的书我还没有读够，给你的信还没有写完，就这样阴阳相隔，我不甘心呀！

动手术那天，我哭着跟你说：看来，我们要分别了。

你哑着嗓子劝慰我道，“不会的……”

5天后，我走了。闭上眼睛前的那一刻，我环视了病房，没有看到你那熟悉的脸庞，我既不舍又自责，我什么都没有安排好，我走后，你要怎么照顾自己？漫漫长路，谁来陪你读书写作？偌大的天地间，孤单的一个你，我怎么能放心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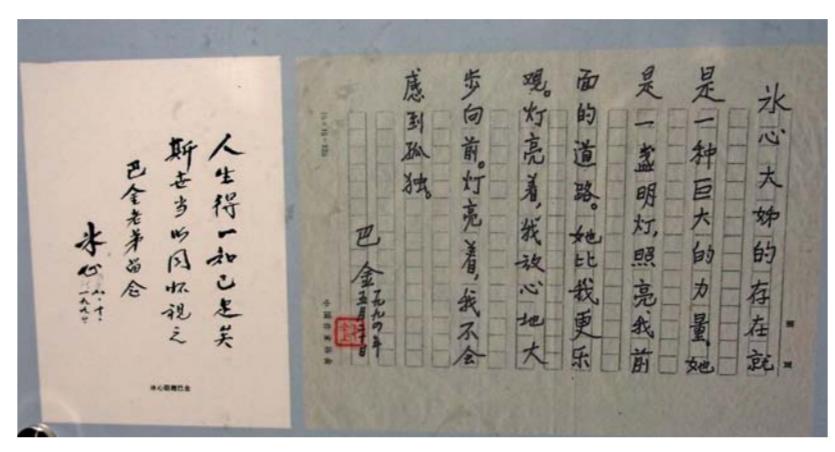
我是萧珊，是答应过要陪伴你白头的爱人。我爱了你36年，却戛然而止，我只恨我们厮守的时间太短。憾！憾！憾！

(二) 冰心篇

那天你到医院时，萧珊的身体已经被白布盖了起来。你摩挲着白布底下的身形，哭喊着她的名字，泪水奔涌，肝肠寸断。你请别人为你和萧珊留下最后一张合影，满脸凄楚痛苦的神情，让旁观的陌生人都潸然泪下。

拿到她的骨灰时，你不愿下葬，你说萧珊是你生命的一部分，她的骨灰里仍有你的血和泪，你要把她捧回家。你将亡妻的骨灰和译作，放在枕头边，整整33年。你每日与她说话，用这样的方式，在余下的生命里瞭望着爱情。

明代诗人曾经作诗讽喻，“仗义每多屠狗辈，负心多是读书人”。你才高八斗，却深情至斯，令人钦佩。萧珊走后，有朋友考虑到你需要人照顾写作和生活，婉转建议你再找个伴侣，你明确拒绝



▲ 11月25日拍摄的在上海徐汇艺术馆展出的巴金与冰心的手札。新华社记者任珑摄

了，“不想找老伴，没有兴致和劲头。”你心中妻子的位置36年前就给了萧珊，永远给了萧珊，便再也没有人能够占据。

你说，“人死如灯灭，我不相信有鬼，但是，我又多么希望有一个鬼的世界，倘使真的有鬼的世界，那么我同萧珊见面的日子就不远了”。

你说，看到这些，我作为大姐心里多替你难过。

如果说当年，萧珊的勇气点燃了你们爱情的火花，那么后来漫长岁月里，是你的深情成就了这段爱情传奇。岁月飘摇，你至死不渝的爱，感动了我，也感动了无数的读者。

有一种深情叫巴金。

然而，我虽感动，却不愿你太伤心，怕影响你的身体，总不断写信给你，希望你能再开朗起来。

“巴金老弟……你已经闯出来了，为什么还总是忧郁？我想这也与萧珊早逝有关，人最怕的是孤独，我以为你应该多接近年轻人，我和你的身世不同，从小就在融乐的家庭空气之中，就学时也一帆风顺，老了仍有许多年轻朋友。……愿你快乐！”

我多么希望我的话你能听到心里，我总是忘不掉初次见你的时候。1923年，我的诗集《繁星·春水》发表，引起文坛的注意，十年后，你在北京创办了《文学季刊》，和章靳以一起来拜访我，希望我给刊物组稿。那时候，你温文尔雅，丰神俊秀，充满活力，没有这么多忧伤。

1940年底，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会议上，我们再次相遇。我因病住在歌乐山，你常来看我，那时候我穷困潦倒，你十分不忍心，你比我小，却多次帮助我。后来，我的著作集重新出版印刷，也得你助益。你对朋友永远充满真诚，能伸手时就伸手，能帮忙时一分不偷懒一点。

我们是莫逆之交，都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涤荡，对人、人性、自由、平等、法治的看法是一致的，我们爱这个国家和人民。作为相识60多年的老友，我们有无数的共同话题可以聊，虽然京沪迢迢，不常见面，书信往来从未断过，文字拉近了

雨的价值，一口气读完了，成为第一个被《雷雨》感动的读者，你还为之落泪。第二天，你就将剧本推荐给郑振铎，并且作主将这个剧本在《文学季刊》一卷三期（1934年7月1日出版）上一次刊登完。

识马不容易，识人更难。你把我介绍到文艺界，以后我的每部稿子，都由你审看、发表。我是何其有幸。

我的第二部作品《日出》面世后，文坛上众说纷纭，也有不少批评，你却同样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和肯定。你断言《日出》是一部杰作，认为“它和《阿Q正传》《子夜》一样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最好的收获”，这深深鼓舞了我。

你在《大公报》的文艺副刊发表文章《雄壮的景象》，指出从《雷雨》到《日出》我的创作在题材和思想都有了巨大的进步，你认为《日出》“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”，“它触及到了我们社会的各方面”，“它所表现的是我们的整个社会”。对于很多人批评结尾太悲观，你也进行了反驳和分析，“单单暴露社会的黑暗面是不够的，它还隐约地指示了一个光明的希望”，你肯定了我对结局的描绘和刻画，“这是一个多么雄壮的景象！这是一个多么乐观的结局”。

再后来，我对你的经典作品《家》进行改编。我的观点是，对小说的改编不应该是匠式的，而是一种真正创造性的改编，所以我在剧作中融入了我对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和人生感受。可搬上了话剧舞台后，我的改编和诠释也饱受争议。依然是你，自始至终都大力支持，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，你认为我的改编让话剧《家》具有了独立的生命。

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……

往事依稀浑似梦，都随风雨到心头。

于我而言，如果没有你，我想我或许还要走无数的弯路，或许会因为不被认可而放弃这条文学道路。是你“慧眼识英才”，发现了我，也成就了我。

也是你，在我晚年消沉的时候，写信鼓励我，你说“感到人活着，无论遇着什么，活着还是要有劲，有点分量”。那时你的身体也不好了，600字的信，你要写很久，每个字都写得很吃力，却依然惦记着我。

你是我的伯乐，亦是我的知音，我是曹禺。

(四) 读者篇

读到你那篇《怀念萧珊》时，我痛哭不已。

我为你这一不幸的遭遇和巨大的悲痛而悲痛，也为失去了这样一位天真、纯洁、爽直、善良的年轻朋友，失去这样一位伟大女性而悲痛。连着好几个晚上，我的泪水止不住，从眼角流下来，流到了耳朵里。老天不公，你这么好的人，怎能经此苦痛？我不忍心。

你对我是“知遇之恩”的，像是我的引路人。1933年，我还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无名大学生，写了一个剧本《雷雨》，四处投稿，不被认可，这对我是个巨大的打击。试想一下，一个年轻作者经过辛勤劳动，写出一部好作品，但无人发现、推荐、评价，那种感觉就像是把自己的文章投在水里，任它浮游四海，没有人来理睬，最伤害作者的自尊心。

你对我是“知遇之恩”的，像是我的引路人。1933年，我还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无名大学生，写了一个剧本《雷雨》，四处投稿，不被认可，这对我是个巨大的打击。试想一下，一个年轻作者经过辛勤劳动，写出一部好作品，但无人发现、推荐、评价，那种感觉就像是把自己的文章投在水里，任它浮游四海，没有人来理睬，最伤害作者的自尊心。

后来，你从上海来北平看望沈从文，住在《文学季刊》编辑部所在地三座门大街14号。在南屋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房里，你看到了这个放在抽屉里近一年无人问津的稿子，你以艺术家的敏感和鉴赏力，发现了《雷

今年是你诞辰115周年。为了纪念

一位艺术家的藏地情缘



▲ 日出拉萨河。



▲ 吉祥金帆。容铁作品

以文化为载体推动交往

容铁在藏的艺术创作引发了内地很多艺术家对西藏元素的浓厚兴趣，很多人向他致电了解西藏本土的文化产业发展及传统文化保护情况。他立即意识到，“西藏的文化元素不是没人关注，而是没有传播出去”。

大部分人对西藏的文化仅停留在神秘的层面，深层次的藏文、藏戏、唐卡、史诗传说等藏文化精华，并没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。”容铁说，“作为艺术从业者，这种现状让我有一种非常迫切的使命感，想通过各种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西藏文化的独特魅力”。

容铁坦言，“我时常想，为什么如此优美的藏族音乐，在全国流传的只有《北京的金山上》和《天路》？为什么卷帙浩繁的英雄史诗，只能在学术圈流传？这些问题

题如鲠在喉，时常困扰得我睡不着觉”。

在国内外多地有丰富文化传播经验的容铁，迅速搭建平台助推西藏文化走出去：组织内地100多名著名书法家，赴西藏采风；策划“大美西藏”北京展览，将唐卡、藏戏等最具西藏特色的艺术作品推介到全国；邀请西藏艺术家一起参与在拉萨和北京两地举行画展，组织汉藏名家作品在西藏博物馆展览，一天就吸引了1000多人参观。

“民族团结包括感情上的归属和文化认同，以文化为载体的民族团结才是最牢靠的。”容铁说。

在藏期间，容铁开设高原书法大讲堂，义务讲解书法知识，主编了我国首部藏语版书法课本，在当地学校推动开展“从小写好中国字，长大做好中国人”活动，为拉萨的中学捐赠由其主编的汉藏双语版《书法指导与练习》，让学生从小就接触中华民族传统书法，既丰富课余生活又让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在西藏学生中生发根生。

濡染酥油糌粑味道

重温从艺为民初心

在采风过程中，容铁策划了送文化到边防、送文化到乡村等系列活动，带领艺术家们一起到基层为群众赠送书画。有人笑他没有经济头脑：别人的好作品都放在展览馆，你却把最好的作品捐给了农牧区。他却不以为意，累计捐赠1000多幅作品给基层部队、学校和农牧民。

听说有从牧区到拉萨上学的学生家庭负担重，父母身体不好，容铁当即决定资助他们一直到大学毕业。深感一个人

的力量有限，他还发动更多人组织捐赠1000套校服给西藏贫困家庭的孩子们。

2008年，汶川地震将具有1700多年历史的羌族文献毁于一旦。这让当时的艺术界沉痛不已，也增加了容铁尽早建立中国书法数据库的紧迫感。“世界进入了数字化时代，中国也处于数字化发展的高峰，从全球文化看，数字化是必然的趋势，中国古老的书法艺术必须与时俱进。从文化备份的角度看，做这个项目也非常必要。”

为此，容铁每天加紧工作，最终完成含有9500个单字、汉字重文约13万字的《中国汉字历代字体检索数据库》，数据库涵盖甲骨文、金文等中国各类历史字体及历代书法家的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各种墨迹，全面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“汉字文化”历代演变的完整过程。

发布当天，有评论者盛赞这是展示中国传统书法艺术最好的平台，容铁也被誉为中国书法数据库建设的奠基人。

援藏期间，因常年下乡被晒得黝黑，又喜欢戴藏式帽子，容铁在大街上行走时，常被误认为是藏族汉子，这让他倍感自豪。“这说明我已经彻底融入到了西藏的文化中，成了雪域高原的一分子。”容铁笑着说，“援藏时间是有限的，但我在这雪域高原濡染的酥油味和糌粑香是永久的，我的心已经与西藏牢牢地绑在了一起”。

与西藏人民结下的深厚感情，让容铁格外留恋这片土地。第一次援藏期满，容铁主动向组织申请，延长了服务期限。第二次期满后，容铁索性“要了个只有责任没有权力的挂名干部：不拿一分报酬，只尽可能地利用自己在艺术圈里的关系，推介西藏文化。”

今年8月，在离藏两年后，容铁又回到西藏成立了“西泠援藏容铁工作室”，他以这种方式将自己与西藏牢牢地绑在了一起。